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十八

歴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六

蔡卞毛詩名物解凱風情也事父母者有之清風韻也皆行人者有之谷風言和而能容不能容則夫婦之道苦而朋友之交絕矣故於風於雅兩見焉極之終風北風尤不可言者也

文選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韓詩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又揚雄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章何曰將辭也與毛傳將訓且小異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卷一百一變禮一奔喪首載蓼莪詩云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黃氏勉齋編變禮以是爲首卓有所見乎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玉蕊有所自云

戴氏毛鄭詩考正蓼莪首章匪莪伊蒿按莪俗呼爲抱娘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梁王㽜野菜譜有抱娘蒿題云抱孃蒿結根牢解不散如漆膠君不見

昨朝兒賣客船上兒抱孃哭不肯放語亦悱惻動

人附載于此

晉書王裒傳父修爲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門人爲廢蓼莪篇南史顧歡傳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受學者爲廢蓼莪篇又酈道元水經注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於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

嫏嬛館補校

自勝於埜所得病不能食虎當乳之三事皆同而
頤歎蔡氏事罕見引用
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缾之罄矣又窒空也引詩瓶
之窒矣集韻平聲下十四清牽盈切去聲四十六
徑詰定切并有窒字引詩同磬字依毛詩窒字存
異文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毛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鄭箋
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
貧衆恤寡朱子集傳易箋云言缾資於罍而罍資

於餅鰥父母之與子相依爲命也故餅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各自爲義

鮮氏之生毛傳鮮寡也戴氏考正按春秋傳葬鮮者詁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少福之意故名無怙恃曰鮮氏翰案鮮即鄭風終鮮兄弟之鮮舉目無親獨行孤子孟子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可補毛傳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注引韓詩曰夫爲

人父者必懷慈仁愛以畜養其子也似拊我畜我

傳文

朱類平聲上一束饛盆盈說文饛盛器滿貌引詩有

饛簋飧或作盆盈

聶崇義三禮圖匏爵圖有朼疏匕挑匕凡三圖朼雜

記云朼以桑長三尺注云朼所以載牲體者也喪

祭用桑吉則用棘朼疏引特牲記曰匕也疏匕有

司云雍人合執貳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

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云疏匕柄有刻飾買

疏云以其言疏是疏通刻之若疏屏之類鄭注疏屏以刻畫雲氣蟲獸此唯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疏匕亦形如飯橾以棘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有司云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注云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案彖匕喪祭可用大東篇之棘匕疏匕也挑匕之挑吐彫反又音由挹物用之與棘匕異

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

負重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久矣而能無踰乎引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說苑至公篇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事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上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存於

今是之謂公引詩周道如砥四句案荀子引詩說陵遲是刺今周道之不平也說苑引詩說至公是懷昔周道之蕩平也要是一義韓詩外傳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之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

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此又因荀子之說而合俾民不迷示我顯德行及周道如砥六句以暢明其旨可考見漢師之根據焉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周道如砥至言其明也與韓詩外傳同

後漢書劉陶傳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

睠言作眷然釋文睠又作眷陶傳作眷字當補

小東大東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朱子集傳易爲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杼柚其空釋文柚本又作軸段玉裁詩經小學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橘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翰案後漢書劉陶傳杼柚空於公私之求形詩亦作柚蓋古文假借字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苕苕公子行彼周道釋文

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沈高反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宛非也案宛葢俗本偽字毛作佻韓作嬥則作𢬺者齊魯詩也九歎章句又引詩契契寤歎契作𢬺亦必用齊魯經本

無浸穫薪毛傳穫艾也鄭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正義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爲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鑊可爲杯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椰榆也其葉似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

可爲極器是也易傳者以諧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釋文穫薪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爾雅釋文檴戶郭反引詩云無浸檴薪案檴落之檴从木檴薪之穫从禾故毛訓穫爲艾以檴爲穫不如毛傳訓艾與戢字義一貫

哀我憚人釋文憚一本作癉爾雅釋詁郭璞注引詩哀我癉人是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

七[illegible]嫘館補校

人之子謂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案箋改經字義復迂曲鄭達不如毛義爲長也

爾雅釋訓鞙鞙玉鞙鞙刺素食也某氏注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食也郭璞注引詩玥玥佩璲今毛詩作鞙釋文字或作琄爾雅注案佩璲爲玉作琄琄者近是

跂彼織女毛傳跂隅貌正義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

問銳釋文跂說文作岐案說文作歧與跂通作岐

字誤也

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韓詩

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

曰襄反也與毛傳同鄭箋襄駕也鄭謂更其肆也

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案爾雅釋言襄

駕也又鄭風兩服上襄作襄作駕解各有據箋義

爲長

睆彼牽牛毛傳何鼓謂之牽牛正義何鼓謂之牽牛

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何鼓亦名為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也翰案此說恐進開元占經卷六十一北方七宿占牽牛占二引石氏牽牛六星八度度距中大星先至去極百一十度注云在黃道內四度又引甘氏曰牽牛上二星主道路次南一星主關梁次南三星主南越卷六十五石氏中宮占上何鼓星占二十五引石氏曰何鼓

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注云大星入南斗二十二度太去極八十五度在黃道內二十八度太又引巫咸曰何鼓金官也據此則牽牛河鼓二星明矣牽牛爲北方宿名河鼓列星與牛宿近故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謂度數相近非眞以何鼓爲牽牛也

文選陸士龍答兄機詩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呂延濟注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

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此善用大東詩
意
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
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蓋大東詩傳文也與毛
傳合劉彝七經中義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
夕在西所以終日之長
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施士丐說詩不
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義亦相近毛傳挹㪺

也禮部韻略引何允毛詩隱義云斛容四升

維北有斗釋文斗沈音主絫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當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注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依注音主此沈重之所本也

呂氏讀詩記引韓詩云四月歎征役也當是韓詩序文

陳際泰五經讀天有四時而春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篇春獨闕焉詩人之微旨也案詩人亦未必作意如此當時所見滿目皆愁慘之氣自詠不到惠

風和暢也

百卉俱腓釋文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

運入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李善注引韓

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

黃也腓音肥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李注

較釋文爲詳據此則毛本作腓韓詩乃作腓耳陸

所見本與今注疏本同作腓六朝人變亂之耳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日月其稔李善注引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又引

毛詩曰亂離瘼矣毛傳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謂潘詩語句用韓詩當從韓作莫也而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亦用亂離斯瘼語李善注引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引毛詩經文翔用韓詩章句而又以瘼字屬辭意仍欲以毛說韓之不同也考說苑政理篇引詩亂離斯瘼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正與潘詩任表用詩語同劉向世傳魯詩蓋魯詩作亂離斯瘼韓詩作亂離斯莫也孔子家語

引詩亂離瘼矣奚其適歸上句與說苑異而爰亦
作奚朱子集傳依用之也又春秋左傳宣十二年
傳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預注爰於也言禍
亂憂病於何所歸乎王安石新經義解此二句云
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
所出矣較杜說爲得其旨王伯厚以介甫之人因
錄其說於困學紀聞而又論之曰噫宣靖之際其
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
之謂也

林若讀詩說侯栗侯梅據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晉宮閣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以爲侯非雜義參此說亦有據但引尙疏漏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栗四有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初學記引晉宮閣名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株此正侯栗之證何故不引而引侯桃以證栗乎

廢爲殘賊毛傳廢伏也鄭箋言大於惡正義說文云伏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大與鄭不同釋文廢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本

作廢六也此是王肅義列女傳卷八引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韓詩外傳引詩曰善爲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說義皆精可與毛詩相發明

說文解字鳥部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段氏玉裁據此云今詩鶉爲鷻之譌鳶爲鳶之譌案釋文敦字或作鷻知唐時本鷻字尚未譌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引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與毛詩戾字異

呂氏春秋愼人篇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此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詩之於舜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戴氏考正拔賢

之本義多也从貝臤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流于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己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才說尤失之

說文解字騯馬盛也引詩四牡騯騯又駫馬盛肥也引詩四牡駫駫皆毛詩彭彭之異文

顏師古匡謬正俗北山篇云或不知叫號從上及下句句叶韻叫號者猶言喧呼自恣耳非必要號咷

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
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案徐音釋文不載而有
號戶報反語蓋遵徐邈音者爲之
荀子大略篇引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
處也晉王導識庾亮曰元規塵汙人用此意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陸士龍荅張士然詩注謝惠
連西陵遇雨獻康樂詩注並引韓詩曰眷眷懷顧
睠睠作眷眷與毛詩異王仲宣從軍詩注引韓詩
曰眷眷懷歸涉下懷歸而誤也

日月方除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爲除正義

四月謂除釋天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

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

也釋文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案爾雅作余不

作除李巡孫注亦作舒義解不作除義解也鄭氏

未知何據正義以李孫之解當鄭義終嫌傅合

韓詩外傳一說齊桓伐山戎過燕事引詩曰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一說船人于成

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引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說苑貴德篇亦載韓詩外傳首節引詩靖共並作靖恭文選陸士龍答兄機詩注引毛詩念彼恭人共亦作恭則共恭古今字也

漢書董仲舒傳詔曰詩不云虖嗟爾君子無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今毛詩常作恆漢詔引詩本

[illegible]補校

之三家也

鼓鐘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以爲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王應麟玉海引爲韓詩

其德不猶毛傳猶若也鄭箋猶當作瘉瘉病也案鄭以不猶與斯干無相猶矣同作瘉改經字俱不安當从毛訓

後漢書陳禪傳注引韓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雅者

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文選左太沖魏都賦
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
大廣被之所及亦鼓鐘傳也毛傳鄭箋說義與韓
略同鄭樵六經奧論引劉炫毛詩述義云南如二
南之南朱子從之
黃氏日抄諸家多謂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蓺黍
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然此詩與信彼
南山等篇始終皆言豐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
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
十六姊媛節補校

語相應也又引毛鄭晉山賦隱逸家說以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謂篇首二語非傷今思古翰案抽卽訓去謂以人力抽之如言刈其楚詩意非物之抽而自昔二字明明是通篇眼目言昔正以見今之不然也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序並以爲刺幽王依詩次當然也君子傷今思古而不露諷刺之意善爲小雅之怨悱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薋蒺藜也引詩楚楚者茨洪興祖楚辭補注今詩著薋作茨薋音茨爾雅亦作茨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挀于蒺藜言其凶

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然則詩本作薋毛作茨者

古文也

說文解字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引詩我埶黍稷

案埶是古文字

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正義周語曰野有庾積韋

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語露積穀也

引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案說

文解字庾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耳劉熙釋名庾

裕也言盈裕也露積之言也盈裕不可稱受所以露積之也史記文帝紀發倉庾裴駰集解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皆是謂野積也斞量名周禮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庾爲斞字之假借也

顏師古匡謬正俗楚茨篇以享以祀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諳其意楚茨又云祖賚孝孫毛傳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案釋文於享字賚字並載徐音集

韻去聲四十一漾許亮反有享字云薦也詩享于
祖考徐邈讀平聲上十六咍耶才切有賫字與也
伯書夢帝賫予良弼徐邈讀或書作賫引據徐邈
則徐前無此音孤說無憑今也不行从矣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
齊于肉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
者正義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
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

也齊其肉者毛鄭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薦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案鄭易傳頗合於事次

說文解字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引詩祝祭于鬃集韻平聲下十二庚鬃𥛱祊晡橫切通作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鄭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多安而享其祭祀正義引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

敬鬼神者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饗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㕘禮記少儀齊齊皇皇鄭注皇讀如歸往之往魯頌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暀暀猶往往也皆以皇爲往者說文皇本从自始也徐鍇曰自從也故爲始也今省作白皇字从自爲始具有往義鄭說非無本但不當直以皇爲暀耳

執爨踖踖毛傳爨饔爨廩爨正義以祭祀之禮饔爨以亨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

尤菊媛館補校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爨炊竈也引詩執爨踖踖不
及毛傳之賅備
爲豆孔庶毛傳庶庶羞也鄭箋庶𦙫也祭祀之禮后
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𦙫美者也正義庶𦙫
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𦙫多也孫炎曰庶豐多
也釋文𦙫字又作侈案今爾雅正作侈郭璞注庶
者衆多爲奢侈正義引舍人𦙫多也或據爲爾雅
本作𦙫鄭據爲說乎
荀子脩身篇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

禮則不寧又禮論篇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並引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其立言有大醇而無小疵矣

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毛詩作苾義同

既匡既敕釋文出偟字云本亦作匡今注疏本正作匡案鄭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偟是鄭本毛詩作偟也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以正訓匡當由王肅改也

杜佑通典引白虎通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飲食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此說深得聖人制禮本意

商胡璭讀詩略記楚茨詩次第與禮相合祝祭于祊廟門內也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于祊是也絜爾牛羊絜度也牛羊之色純角正剝內饔之事亨鼎人之事肆陳也外饔之事將

奉持而進之也司徒小子之類之事是旣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侑勸也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謂主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肵俎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膰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爵止主人遂酬以獻賓是也孔熯筋力竭也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致祝致多福于汝孝孫是也禮儀旣備鐘鼓旣戒卒飲福以後而孝孫

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是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而告禮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餕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餕以後旣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鄭箋禹治而邱甸之傳訓其義鄭指其事正義引孫毓云禹平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是井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泆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旣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旣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之也翰案禹貢有何服猶可爲禹甸之

明證

眴眴原隰釋文眴音旬又作畇蘇遵反又音句巠辟

貌集韻去聲三十二霰𢒉𦏁切𦏁墾田貌鄭康成

曰𦏁𦏁原隰𠒂此音釋文失載

說文解字漫㵽多也引詩旣漫旣㵽𠒂漫本字便假

借字也

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

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

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漢志所述與韓詩外傳畧同唯言六尺爲步與禮記王制周尺八尺爲步不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司馬貞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非獨秦制又王制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鄭注王制所云古者周尺八尺爲步此古法也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後人之變法也管子司馬法並言六尺爲步則變法自齊始矣後來尺數復因六尺而加四寸觀

王制以東田畞尺數可爲齊魏法之證秦始皇改
周尺去後加之四寸仍定以六尺爲步漢人因之
班志食貨諸準漢法言之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鄭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
稅正義稱檢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
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
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
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下自令
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

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上亦適與晉會鄭氏之意幹案春秋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民之意非給於公田君之瓜菹出於稅獻亦見上下相親愛之義

說文解字膫牛腸脂也引詩取其血膫集韻平聲下

三輔所管二字同

村田正義引食貨志餘二十畝爲廬舍謂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又謂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田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

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别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别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謂此皆諸儒之謬韓奕詩明言中田有廬中田卽在公田中也曰有廬卽八家皆有之也孟子言五畝之宅朱子據此謂二畝半在田又據上入執宮功謂二畝半在邑田廬之數以八家計之合得二畝半也公田中除二十畝以爲民廬舍此亚先王厚民之意田廬自在公田豈得歸私除田廬二十畝外八家各得治公田十畝此卽同

癹公田即使八家共治此田而一家應治公田之數亦正十畝耳安見諸儒之謬鄭意只是謂公田百畝八家私田各百畝與什一九一合耳不知除廬舍二十畝外家有私田百畝各治公田十畝此更於什一九一無毫釐之偏枯先儒之說師承自遠不可並謂之謬也又讀禮疑圖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巳處農民亦有不便蓋食力之小人就田斯可

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爲煩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此則洛正義而强爲辯說者也古者制祿只以衆計其受采田者自合依公田在君之制何勞割別井以足之耶邑居不必定國都城邑只就近田家村落合四井之地自成一邑今雖井田已廢農田無復廬舍而耕者夥於田間自治窠舖與耕作實便豈謂煩勞耶今巴蜀之民佃田於陝者每攜婦子春來佃所冬歸其家千里跋涉

習以爲常豈出郊入邑而謂以撥運之煩爲苛政
耶古人制禮多委曲煩重之數皆謀久遠豈可輕
議其後哉

倬彼甫田釋文倬陟角反韓詩作菿音同菿卓也案
爾雅箌昄晊將業席大也郭璞注箌義未聞邢
昺疏引顧氏云都角切說文云菿草大也韓詩云菿
彼甫田爾雅釋文引孫都耗反音又不同顧野王
玉篇草部菿字引韓詩作菿說文菿艸大也此從
竹誤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
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
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
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
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云凡
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
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
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
有大田者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

豐正義引之以爲此皆毛說也案毛說視鄭爲得

詩旨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鄭易傳者據地官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案管子輕重篇引神農數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此法已古今世常平倉出易穀麥卽其事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

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耘作芸耔作芓訓義與毛傳除草雝本同

葉時禮經會元云周人待農無異於待士故躋彼公堂卽前日穫稻之子烝我髦士卽平日耘耔之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與農亦不分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

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
成王來出謂出觀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
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擾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
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
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
畯之至喜樂其事敎農以閑暇擾田之左右除其
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又云婦人無闔外
之事又帝王乃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

元壽堂補校

惠不昔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亦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饌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正義引之云皆以鄭說爲短而又以王肅孫毓爲不然極爲鄭氏圓成

案鄭說上下相變之義固爲深摯但改經字以就其說終涉於曲且稱王后世子爲婦子亦非辭與周頌有嗿其饁有依其士思媚其婦通不去

茆盧義遜齋詩補傳甫田省耕也大田省斂也以方以社曰以我齊明以享以祀曰與其黍稷皆先王成民而致力於神者也

爾雅釋詁剡絜利也郭璞注引詩以我剡耜楚詞橘頌王逸注何剡利也亦引詩以我剡耜與爾雅合

毛詩作覃假借字也集韻平聲下二十四鹽余廉

年姊婿饒補校

反覃利也詩以我覃耜徐邈讀

俶載南畝鄭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

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

菑集韻去聲七志收俶字引詩鄭康成讀叅鄭以

經之字訓義迂晦正義引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

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明暢實勝箋說之

意毛奇齡毛詩寫官記雅頌言俶載南畝者三大

田曰覃耜載芟曰略耜良耜曰畟畟良耜皆以修

耜爲急何也耒耜不利何以始事於耕且懼失農

時也

說文解字蟘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引詩去其螟蟘今毛詩作螣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韓意當謂四蟲之害報畀炎火以此卜融意如相告語故訓卜爲報也唐書姚崇傳請遣捕蝗疏臣聞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證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於勤請夜

設火於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賊不勝者
特火不用命耳此實以火焚之皆達詩人之用今
捕蝗者多用其法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高誘注晻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
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
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後及私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以為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案高

誘習韓詩班氏世傳齊詩渰或作晻或作黤䨴𩄉
並作淒淒與雨並作與雲與毛詩不同說文解字
引詩亦作淒淒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
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釋文亦云興
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錢氏漢書考異據韓奕
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之譌段氏
詩經小學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
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英英白雲露彼
菅茅語意正相似盧文弨釋文攷證案鹽鐵論水

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引詩作興雨顏之推引班
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以興雨爲是近人頗疑雨
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屏號起雨起即興也詩
之言興正承有渰而言耳翰案三家詩與毛異者
甚多各明一義可也釋文出祁祁是毛詩舊本今
注疏本作祈祈後人所改
鍾懷䟽嵟考古錄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
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
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

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其籍
孟子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
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
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

儀禮聘禮四秉曰筥鄭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
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引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呂氏家塾讀詩記引
崔靈恩集注不斂筥筥音穧用鄭氏禮注也案說
文解字穧穫刈也一曰撮也正義穧者禾之鋪而

未東者與說文合

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桓寬鹽鐵論錯幣篇亦引此三句云言不盡物也

白虎通爵篇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

也故詩云鞞琫有珌謂世子始行也珌是詩本字

毛詩作鞞古文假借也

鞞琫有珌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戴氏考正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又引許氏說文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又引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謂所據以正說文文引僞公劉傳下曰琕上曰琫謂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

字乃傳寫致譌無疑案毛傳天子四語譜引古逸禮之文許氏說文珌佩刀下飾亦是引用古說而隱與毛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刀鞘在琫下故云下不言下飾自與此之六珌字言飾者不同劉熙釋名多好臆說韋昭嘗作辯釋名以駁之未可孤據以正毛許也釋文珌字又作琕賓一反釋名刀室曰削即是說鞞下末之飾或是琕字乎

荀子不苟篇引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說苑修

文篇亦引詩四語引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可也與荀子說義合當是脩傳新序雜事一引詩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維作唯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三引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脩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一題舒瑗一題蕭歸五部不著姓名

君子樂胥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知之名也鄭志答冷剛云須才知之稱又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

爲才知之士胥須古今字周禮天官胥十有二人鄭注胥讀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則當讀爲諝要是改經立異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那那也戴氏考正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又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此解極確當

兕觵其觩釋文觩本或作斛案說文引詩兕觵其斛

釋文於餅字漏引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引詩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韓作罼今字毛作畢古字通也

戢其左翼鄭箋戢斂也釋文引韓詩云戢也捷其㗇

於左也案爾雅釋詁際接翜捷也韓訓捷當是接

續謂㗇之接翼而在左也

摧之秣之毛傳摧莝也鄭箋摧今莝字也釋文莝采

卧反韓詩云委也委餧餧反猶食也陸於莝下引

韓詩是韓經作莝字毛鄭皆從韓爲義

賁雜何期釋文何期本亦作何其其音基辭也王如字據此則古本毛詩作其鄭箋訓為辭王肅改為期作期時解矣

呂氏春秋精通篇高誘注引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上與毛詩乖別

先集維霰釋文霰字作霓爾雅釋天雨霓為霄釋文霓本或作霰舊本釋文訛作霓注疏本所載釋文作霓是也文選謝惠連雪賦引韓詩曰先集維霰薛君曰霰霙也音英毛傳霰暴雪也說文解字霰

稷雪也陸佃埤雅問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濟雪亦名溼雪

春秋左傳昭二十五年昭子賦車轄杜預注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釋文轄本又作舝則轄舝二字古通用也

楚辭大招王逸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案今昔謂自昨昔至今日猶今夕義深

列女傳卷八引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蓋毛詩作辰魯詩作展語意當猶展矣君子之展訓信也

高山仰止釋文本或作仰仰之禮記表記釋文亦云或作仰之案史記三王世家引正作高山仰之說文解字引作高山卬止鹽鐵論執務篇引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杭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行止作杭止所據經本與毛異

以慰我心毛傳慰安也正義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

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交無繇末句獨見喪亂爲恨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矣據此則毛傳本作怨或取馬季常說改之定本就用之也

朱善詩解頤鹿鳴棠棣伐木燕羣臣兄弟朋友之詩而夫婦獨缺仲尼錄車舝所以補正小雅之缺也

青蠅序大夫刺幽王也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困學紀聞引而非之曰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翰案此蓋本之三家

說文解字言部營小聲也引詩營營青蠅又爻部棥字黽部蠅字引與今詩同

說文解字棥藩也引詩營營青蠅止于棥史記滑稽列傳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樊作棥作藩皆三家經本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營營青蠅云青蠅

變白使黑變黑使白以喻讒與毛傳義同
漢書敘傳戎躬罔極交亂弘大顏師古引詩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入作言顏監或據別本也
構我二人鄭箋構合也釋文構古豆反韓詩構亂也
今注疏本載釋文脫此條
賓之初筵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衛武之初筵章懷太
子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

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謙敬也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朱子集傳從韓詩義
殽核維旅釋文出肴核今注疏本作殽發彼有勺云
本亦作的同今注疏本作有的皆非舊本
集韻去聲二十廢放吠切發發矢也詩獻爾發功徐
邈此音今所不用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崔氏集注以祈爾爵一章爲大
射以奏爾時二章爲燕射
賓載手仇毛傳賓許讀自取其匹而射鄭箋仇讀曰

尊釋文尊音俱謂挹取酒鄭說亦與禮合但改經字不及毛義之安

威儀反反釋文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與毛詩反反傳訓重慎義不甚遠賈昌朝羣經音辨鄭音反蒲板反盡與韓同

說文解字佖威儀也引詩威儀佖佖與毛詩佖佖訓媟嫚不同

說文解字僛醉舞貌引詩屢舞僛僛不能自正也用毛詩義又媄婦人小物也引詩屢舞媄媄存三家

平 嫏嬛館補校

異義也

屢舞僛僛釋文屢本作婁據此則古本屢當作婁屢婁古通用

說苑反質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此說詩義甚古

式勿從謂鄭箋式讀曰慝釋文式引徐云毛如字又

云用也正義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

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

無角之羖羊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正義敎之猶

恐不從故又脅以耳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

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說義迂曲𤄊滎俾出童羖指醉語說詩

人意謂彼醉者不善之態不醉者反代恥之惟用

勿從彼而謂使之肆其醉狀至於過患蓋匪言者

勿言匪由者勿語禮之常也若由彼醉之言信口說出童羖必無之物是從謂者使之然也謬誕若此詎非太怠而可恥尤甚哉末二句乃指其醉狀正言以規之曰若人者三爵之後人事全不識矣況敢與之多飲與之又飲乎結醉通篇諷刺之意

說文解字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太平御覽陸佃埤雅並引周蒙續崔豹古今注九月雀入水不則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日爵所以戒也

亦取其湯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二說深得古人
制字本義
黃氏日抄魚藻詩與王在靈囿於牣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强以愁歎之詞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乃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下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爲刺翰棻華谷說固深曲然此詩節短音長

兩玩首章疊在在二字思古之懷深矣困學紀聞引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而不以爲刺翰案國語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篇亟引先王之教及夏令時儆周制周之秩官先王之令皆典章法制摘取其詞何嘗有諷刺意其實爲陳國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在塗而發也

釋文豈樂本亦作愷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詩作愷樂飲酒則唐初本豈或作愷也

書盤庚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幷引樊
光爾雅注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釋
爾雅賁大之義今爾雅作墳魚藻正義釋詁云墳
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釋文頒韓詩云衆貌
蓋似取分散之義不與毛大首訓同也

有那其居鄭箋那安貌釋文王多也謂王肅訓多為
毛補傳正義不之引

采菽釋文本亦作叔案春秋左傳昭十七年國語晉
語引詩並作采叔

白虎通攷黜篇引詩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予並作與又韍冕篇引詩赤紱在股芾作紱並與今詩異

元袞及黼釋文黼音斧徐又音甫集韻上聲九噳匪父切黼黻引說文白與黑相次文或作黼又十姥彼五切有黼字引方袞及黼徐邈讀本釋文也方字似元字之誤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毛詩作彼交匪紓荀引詩作

匪交與下紓字例觀不作交拔解也

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正義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案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在伏物平皆作便亦古今字但韓訓閑雅爲異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只作旨平平又作便蕃杜預注便蕃數也此則就文解之又不與毛韓同荀子儒效篇引詩平平

左右亦是卒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毛訓辯
治卽苟義也
緋纚維之釋文纚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文選顏
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曰纚繫
也兩引不同釋文多引薛君章句文選引者韓詩
內傳也
福祿膍之毛傳膍厚也釋文韓詩作肶注同案爾雅
釋詁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同韓作肶邢
昺疏引節南山天子是毗采菽福祿膍之云毗膍

䏇音義同

說文解字䏇川角低仰便也引詩觲觲角弓釋文騂說文作弲弲今說文弓部弲字下不引詩以陸氏所引知舊本說文當引詩云弲弲角弓今本脫耳

民胥傚矣白虎通三教篇引詩爾之教矣民斯傚矣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詩爾之教之民斯效矣皆與毛詩異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

陸以和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又予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皆用本詩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亦引人之無良四句韓詩外傳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

天下平引詩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引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精至語不減記文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述偁詩敘義兼言幽厲與毛詩序父兄刺幽王

可以參考

如食宜饇釋文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

据陸則毛詩別本亦有同韓詩作儀者案劉熙釋名儀宜也得事宜也宜儀二字古可通用儀訓我於古無據或假借爲名乎

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毛詩草蟲經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獑猢獑猢駿捷也其鳴噭噭而悲案此與正義所引陸璣疏略相似或六朝人增刪陸疏爲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塗泥附著也鄭箋毋禁猱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

塗之性善者若以塗附其者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正義引孫語而於釋傳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者說亦未能顯完朱子集傳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如詩人新脫於口正義引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奸之者言止其奸而稱毋故毋爲禁辭說毋字極

精鑿集韻去聲五十候乃豆切猱狡類詩無教猱升木沈重讀今韻書去聲不載此字

見晛曰消釋文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桊韓詩外傳卷六引詩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曰作聿見字仍同今詩後人順毛改之耳子非相篇引詩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曰亦作聿而見晛作宴然遺作隧婁作屢又與毛韓詩不同莫肯下遺鄭箋遺讀曰隨改經字又異

韓詩外傳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黨憂詩曰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玩其引詩之義似此
刺君側之小人非指王也
白居易六帖卷一百引詩有菀者柳案釋文菀徐於
阮反正作苑音似仙氏所據本亦作苑柳也
戰國策荀卿謝春申君書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今詩作上帝甚蹈也作焉朱子集傳蹈當作神據
戰國策也鄭箋蹈讀曰悼不如集傳之有據釋元
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韓詩上帝甚陶陶變也案

變動不常義亦與神字合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釋文俾本作卑極鄭音棘誅也案古俾使之俾多作卑俾卑三字可通用殛誅之殛古亦有作極者書洪範鯀則極死釋文殛本或作極然未若毛如字訓至不改字之爲得也

都人士

敬詩經原辨云蓼蕭湛露天子所以答諸侯雅之正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

禮記緇衣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注此詩毛詩有之

三家則亡春秋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正義今韓詩實無此章三家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爲逸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杜預左傳注同朱子集傳周鎬京也不用舊說

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正義引王肅正而吉也易槃辭云吉人之辭寡又引孫毓云尹氏姞氏皆世舊姓豈必能賢以爲拔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

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桼左傳宣三年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則以姞爲吉古有其說矣

垂帶而厲毛傳厲帶之垂者鄭箋厲字當作裂正義據紀子帛名裂繻爲證皆迂曲不若毛如字讀

李光地詩所說采綠篇云此譏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而采藍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韔其弓而不張釣則緄其繩而不下問所

欲釣則銜餌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末皆一施餌獵則亦所爲臨淵羨魚者耳說極新異而有理可與困學紀聞說甫田末章有悟於學之漸進作一反對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菉王芻也引詩終朝采綠此與衛風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菉竹者同

薄言觀者釋文觀韓詩作覩案覩與魚叶韻者語辭鄭箋觀多也正義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案觀字古無訓多者鄭從張恭祖受韓詩故

用韓詩䙝字訓毛詩䙝字定本集注以鄭箋云其多者耳改䙝爲多而正義反以作䙝者爲俗本殊失深攷

荀子富國篇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引詩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與孟子勞心勞力義合說苑建本篇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引詩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與論語本立道生義合

古文孝經引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忠心藏之何日

忘之中心作忠心孔安國傳遐不謂矣言謂之也君子心誠愛其心則遠乎不以善事終之也君子忠心貢善則何得妄謂其上乎言每欲誨之也此以忠心爲解安國爲申公弟子本師說也鄭箋說心善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愛對說亦參用魯詩義也釋文藏鄭才郎反買目朝舉經皆辨藏鄭音臧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以記爲諫君

引詩故特注謂字遐作瑕假借字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六引毛詩題綱目白華野菅草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白雲貌露亦有雲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同鄭樵詩辨妄謂露彼菅茅非雨露之露其說亦異

說文解字滮水流貌引詩滮池北流又烓察也引詩卬烓于煁皆與毛詩不同

覛我遹遹釋文遹遹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萬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案許氏說文敘稱詩用毛氏而所引多取三家以存異文此其一證也

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韓詩曰綿蠻黃鳥薛君曰綿蠻文貌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毛詩綿蠻黃鳥薛君注同毛傳緜蠻小鳥貌皆不訓爲聲音也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

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口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與孟子合

有兎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兎白首兎之小者也正義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頭兎耳而於鄭斯白引宣二年左傳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以爲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終是曲爲之解

漸漸之石釋文漸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嶄嶄㳘

古閣注疏本載釋文譌作嶄嶄日本足利學本又

作漸漸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毛傳沒盡也鄭箋廣闊之處何

時其可盡沒正義說毛傳又山之與川其閒悠悠

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集傳用

毛說案盛宏之荆川記載宜都西南峽黃牛山紆

回塗徑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發

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正從此二句脫出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陸佃埤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水波也横渠詩說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朱子集傳用張子說鄭箋謂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蹢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羣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楚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蹢之豕也恐詩人無此義鄭樵詩辨妄又以有豕白蹢爲江豚之豕亦嫌傅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沱作池古字通用埤雅釋天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矣盤久役於外則天下苦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滋大而已故是詩以刺之

苕之華釋文苕音條徐音迢集韻平聲下四宵時饒切苕芀草名詩苕之華徐邈讀此音今所不用

[illegible]嫏嬛館補校

毛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

集傳改爲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

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如此初學記

卷二十九白帖卷一引詩並作三星在霤釋文亦

云在罶本又作霤麗婦符也霤爲假借字或古本

乎

有棧之車毛傳棧車役車也鄭箋棧車輦者正義引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

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輦行必有輦挽人輓以行也又引春官巾車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巠旅徒役所當有以知非巾車之棧車也案詩言有棧是狀車之貌非謂棧車也